



# 媒体应避免导向无意义的 全民热议

□ 笔 耕

最近，年轻人不爱听专家建议，建议专家不要再建议了。等话题上热搜，本应通过专业知识为人答疑解惑的专家，却随着一些事件和广为流传的只言片语，在网络舆论环境中变得位置尴尬。

那么，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作为一名媒体从业人员，笔者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争议时常发生在年轻人关心的议题上，比如买房、就业、消费、婚姻、生育、健康等公众议题。这些议题伴随着现实问题与困惑，天然就有吸引力，围绕它们的讨论本身也是有意义且有必要的。只是，我们需要避免无意义的争论和冲突。

这其中，媒体的作用不容忽视。很多时候，媒体如何选择主题、采访什么领域的专家、如何处理专家的发言内容等，都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引发一场全民热议。笔者注意到，一些热议话题因为被反复提及，许多观点也都是老生常谈。此时，就会有媒体为了找寻不同而有意识地放大一些专家标新立异的观点，很多争议也由此产生。此外，由于年轻人这个关键词自带流量，很多新媒体运营者倾向于在发布内容时带上这个关键词，有时甚至凭空炮制出一些词条和观点。这类做法，难免会让年轻人产生自己被代表、被建议的不适感。

再者，在选取采访的专家时，一些媒体从业者会为了快速出稿，不去认真研究专家的专业领域。很多时候，受访专家脱离自己的专业进行公共表达，所谈的观点其实缺乏权威性，甚至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此时，媒体若是直接采纳，就容易引发一些负面效应。

还有一个更容易出错的环节是在对专家发言内容的处理上。有时媒体选取的内容、用在标题中的观点是从专家发言中截取的，但有断章取义之嫌。由于这些内容很有话题性，很快就会变成一段话、甚至一句话大范围传播。经过互联网一轮又一轮传播后，一篇报道的面貌最终很可能会有所扭曲，舆论与专家观点的割裂也就因此出现。

媒体是不同群体之间沟通的桥梁，也是直击社会现象的重要窗口。对于年轻人关心的经济民生等问题，媒体人要先学会倾听，去听一听真实的声音是什么，然后带着问题意识去采访、去提问、去寻找答案。当然，很多问题背后有着复杂的现实背景，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这时，媒体应当实事求是，聚焦有价值的信息，尽量呈现出现实的复杂性和复杂性，推动公共讨论，而非一味传播雷人雷语。

在实际操作上，媒体要谨慎选择采访专家，根据相应的选题找到应领域的专家，从而在专家、媒体以及年轻人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其实，媒体与专家的选择是相互的，总是博流量的

媒体也会慢慢失去一些提中肯、实用建议专家的青睐。因此，每一位媒体人都应该摒弃浮躁心态，时刻保持学习状态，增强报道的专业性。只有自身先充分理解报道内容涉及的专业知识，才能更好地在专业学者和年轻人之间充当沟通、释疑的桥梁。

媒体推动舆论讨论的目的应该是助力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激化不必要的冲突和矛盾。互联网环境中，年轻人与专家本不应如此对立，营造包容的、有意义的舆论环境，媒体责无旁贷。



## 离开专业领域 专家就可能变成了 砖家

□ 廖德凯

2010年，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为了强调培养专家的方法，出版了《专业主义》一书，并作出了这样的预言：任何人都能成为专家。他的本意是希望人人都能成为真正的专家，10多年过去，情况却有些不太一样：在互联网上，我们已经有了种专家遍地的即视感，大多却被网友惯以“砖家”之称。

什么是专家？大前研一认为，西方专家一词的词源为 profess，意思是向上帝发誓，以此作为职业。于是，国内有人以为专家一词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其实，中国早在南朝时期就有明确的专家一词。南朝梁沈约在《到著作省谢表》中写道：臣艺不博古，学谢专家，乏怀铅之志，惭苏易之术。明朝方以智在《东西均》中说：自技艺之专家，以至道德之标帜，皆误人迷人方也。

按照国内对专家的定义，专家是对某一门学问有专门研究的人，或者擅长某项技术的人。大前研一则将专家表述为：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并靠理性行动，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较强的理念的人才。他提出了成为专家的几个条件：够专业、先见能力、构思能力、讨论能力、适应矛盾的能力。很显然，大前研一的专家概念要求更高，要具备深度的交流沟通能力，我理解这有利于更好地传递自己的专业意见。不过，无论专家的概念如何重构，专业依然是核心要素。

奇怪的是，许多翻车的专家都是在某些方面确有所长的专业人士，为什么会成为砖家呢？活跃在舆论场中的专家又是什么样的人？其实，从专家到砖家，只需要迈出一步：离开自己的领域。而走出这一步的专家，恰恰失去了其赖以成家的专业沟通交流能力。

有一年，某博士在媒体撰文讨论白领跳槽问题，正儿八经地介绍卧槽泥马出自《战国策》，马勒戈壁也同出于《战国策》刀枪入库，马勒戈壁一语。文章发表后引发一片哗然。博士自然属于专业人士，然而，他却并没有认真求证精神，将网络谐音梗及网友恶搞的出处当了真，以至于闹了笑话。在发表言论时不严谨，为表现自己的博学，旁征博引却缺少认真求证，导致论据支撑不了论点，可谓硬伤专家。

近日，一位副教授栽在了自己的讲台上。他在一家中学的演讲中，传递了庸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甚至有许多极端错误的言论，连学生都听不下去了，直接上台抢了话筒批评。专家个人的价值倾向存在严重问题，一旦放开了讲，就容易进入自己臆想的世界，传递错误的价值取向。此类专家可谓跑火车专家，特点是跳出PPT就满嘴胡言，语不惊人死不休。

另外，还有些专家喜欢迈出自己熟悉的领域发言。有的专业领域的专家常常在公共议题中做意见领袖，可自己根本不具备公共讨论的基本素养，甚至犯下常识性错误。此类专家可称跨界领域专家，特点是发言的内容超出了自己的认知范围。

如果连专家都不相信了，我们还能相信谁？专家作为在某一领域有深入研究或者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士，在其专业领域的发声，是普通民众了解相关知识并用以指导生活的重要途径。专业人士应当多做专业知识的普及工作，有利于整个社会科学文化水平的整体提升。遗憾的是，恰恰是部分喜欢在公共舆论场发声而脱离专业领域的专家，给民众造成没有专家，只有砖家的观感。



# 一些专家建议为什么脱离了公众感受



本版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

## 不做舆论稻草人 专家更要会说话

□ 覃皓珺 孙佳山

专家之言，必须言之有物，言出有据，言必有信。专家之所以为人们所信任，在于其研究深度、思考锐度等方面是真专业的，而非脱离大众实际经验、身居高处遥不可及的假权威。唯有切实在相关领域有所研究，这样的专家才能在大众传播的媒介环境下经得住考验。比如，生物学专家周卓诚、邢立达、张辰亮等人，就在社交网络上协助网友学习生物知识，分享对热点动植物话题的看法，在寓教于乐中实现了大众科普与专业知识的转化传播，深受各圈层网民的喜爱。

当前，既存在伪专家滥竽充数的情况，也有不少水平不错的专家，在阐述观点时，表达过于生涩、逻辑论证过于复杂、观点立场过于僵化。当代青年也被庞杂的信息洪流所裹挟，对世间万象都有较为个性化的经验与判断，新媒介环境下传统的专家与受众间我说你听的模式，已变化为更重视交互性、社交性的多元模式。在新模式下，一切观点一经发布，都可能在巨大的虚拟流量中，迸发出难以估量的化学反应。专家需要更了解年轻人，更熟悉新媒介，尊重当下的传播规律和表达方式，在保持权威和专业的前提下与大众积极互动，实现正向观点的有效传播。

对于部分自媒体，请少些断章取义，多做逻辑实证。有能力的专家与有素质的媒体，必然是互相成就的关系，若为了流量而将专家的观点断章取义，不仅会混淆是非、损害专家权威，更不利于自身的长远发展。

对于年轻网民来说，也要警惕人云亦云，相信兼听则明。专家与信息受众如今已在互联网上形成双向互动的渠道连通，人人都是表达的主体。无论是接纳专家挂牌人，还是向砖家拍砖前，都应多看多想、多沉淀、多思考。只有这样，专家才能更好地与年轻人互动交流。

持权威和专业的前提下与大众积极互动，实现正向观点的有效传播。

对于专家而言，务必求真务实，减少哗众取宠。即便能够好好说话，并适应当下的传播规律，专家更应做到实事求是，深入一线，依托新媒体、新语态，使观点转化为改变现实的积极力量。比如，近日湖北宜昌一位小伙儿种蘑菇遭遇难题，发布短视频求助后，如愿联系到宜昌农科院专家，专家亲身走入种植基地找到问题所在，践行了专家应有之作为。

对于部分自媒体，请少些断章取义，多做逻辑实证。有能力的专家与有素质的媒体，必然是互相成就的关系，若为了流量而将专家的观点断章取义，不仅会混淆是非、损害专家权威，更不利于自身的长远发展。

对于年轻网民来说，也要警惕人云亦云，相信兼听则明。专家与信息受众如今已在互联网上形成双向互动的渠道连通，人人都是表达的主体。无论是接纳专家挂牌人，还是向砖家拍砖前，都应多看多想、多沉淀、多思考。只有这样，专家才能更好地与年轻人互动交流。

□ 伍里川

这段时间，某些专家又惹年轻网友不高兴了，他们提出的诸如结婚年龄降到18岁、年轻人没工作可以先结婚生子、拿出三分之一存款买房子等建议，被指脱离实际、信口开河，对民众的利益诉求缺乏真诚关切。

近年来，专家建议越发陷入尴尬境地，建议专家不要建议，更是表达出某种愤懑、调侃情绪。其实，专家建议受到嘲讽不是今天才有的，想想砖家一词的由来就明白了。但一些专家似乎毫不在意，反而继续由着性子在表达时跑偏。

好的专家建议并非不存在，值得追问的是，一些专家建议为什么脱离了公众感受？

不妨以婚龄18岁之争为例。某些专家为促进生育出了些金点子，看上去很对路，但经不起推敲。决定个体生育意愿的关键要素，还是成本二字。当一个人的收入状况、居住条件、抚养力量不足以迎接一个孩子的到来时，生育意愿就可能被隐忍，就算把年龄调得再低，又有何用？你又能帮人增加收入、改善境遇。当然，年龄门槛的降低，确实呼应了部分人的需求，但对于激发生育困境中人的生育积极性，作用十分有限，还可能产生一些高中生辍学结婚等负面效应。

相关专家的离题万里、自说自话，是和公众想法或潜意识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一些建议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就是没有替群众好好算一笔账，也没有站在群众的立场感受人们的冷暖与喜悦。这也从情感上造成话语表达者和话语受众的割裂。

延伸而来的问题是，专家观点非得跟多数人感受一致不可吗？当然不是这样。专家发言不是非黑即白的事，要能体现知识分子和思想者的不俗胆识和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建议和民间想法出现认知和感受上的差异、错位，毫不奇怪。这既反映出价值观多元的一面，也折射出由于知识层次差距、站位不同而造成的认知差异。此时，专家没有必要为这种差异和分歧感到不安，而完全可以坚持本心。否则，稍遇不同声音就妥协，是对真相和探索精神的自损、贬低。

百家争鸣本来就是人类文明生活的一部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古往今来，多少智者说的话，起初都常不被理解和支持，但随着时间推移，认知鸿沟逐渐被填平，专家观点也会被转化为大众常识。最初，地球是圆的之说，并不符合很多人的感受，但就此改口地球是方的，或者在两种立场间摇摆不定、含糊以对，岂不是可笑、可悲？

换言之，专家说的话有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预判性，因而颇为令人惊愕，但这未必是专家故作神秘，而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将专家引向高深之处，打开了震撼人心的新知画卷。对此，我们也不妨理性、包容看待。但对于专家自以为是的、故作高深、错漏百出的建议，也不必为其掩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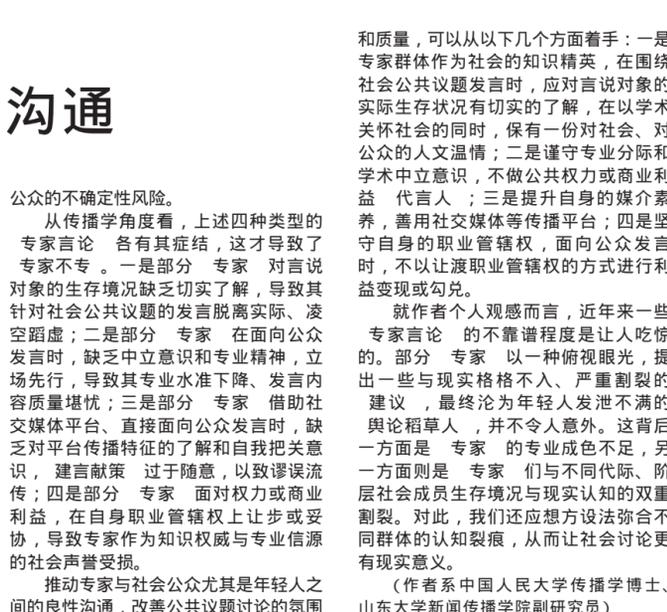
那么，这个时代需要怎样的专业意见？专家建议究竟应该如何呈现，才能立得住，成为一个社会的重音？

我曾采访过上百名专家学者，因而深知，很多专家并非像有些网友说得那样，成天为了曝光度和虚荣而到处胡说八道。我们这个时代依然需要专业意见。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专业意见成为处事指引、治国良策。

今天，人们发出对专家建议的批评，不是因为社会不需要专业意见，恰恰相反，是因为有质量、有良知的专业意见还不够多，人们普遍担心被坏的表达挤占空间。

这样的专业意见理应是这样的：关切民生疾苦，应对痛点和难点，讲出振聋发聩的好主张；立足专业高台，爱惜羽毛，发出经得起时间和科学检验的肺腑之言，而不是不值一驳的时髦怪论；坚持真理，坚守良知，不为某个利益站台，真正自由发声、严谨发声。

总之，我们的专家不能不懂民情民意，我们的专业发言不能如何不食肉糜那般愚蠢、堕落。



## 弥合认知裂痕 让专家与社会良性沟通

□ 陈 辉

专家系统是现代社会运作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之一。对普通人而言，借助各领域专家的知识视野，感知和理解周围环境的变化，是改善自身认知结构，增强应对各类现代社会风险与不确定性能力的重要途径。然而近年来，屡屡有专家针对热点社会公共议题，进行拍脑袋式的建言献策，既劣化了专家与民众的沟通质量，也削弱了大众传播中的社会互信。

有专家建议适当惩罚不生孩子的年轻人，还有专家建议低收入群体可以出租闲置住房或用私家车拉活儿增加收入。这类专家建言显然无补于公众对社会议题的认知。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年轻人发出了建议专家不要建议的声音。这一方面是年轻人情绪的戏谑表达，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当下传播环境的缺陷与弊病。这种现象，既在社会上引发了对立情绪，消解了公共议题的严肃意义，也大大降低了专家群体的社会声誉。从传播学视角出发，找出其中症结，能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此类现象，也能促使专家群体改进自身问题，重建专家系统的社会公信。

当前舆论场中，引发网络群嘲的专家言论，大致可分为四类：

一是阶层隔阂型言论。部分专家对当下中下层民众生存状况缺乏了解，导致其就社会公共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严重脱离实际，一经提出，往往引发众怒，甚至激起中下层民众的阶层对立情绪。

二是极端功利型言论。部分专家尽管是面向公众发言，但其真正说对象却是公权力。他们发言的出发点，是迫切希望为决策者排忧解难，这就导致其建言献策功利性色彩过于浓重，而忽略了公共政策的德性价值。惩罚不愿生育的年轻人就是这类言论的典型代表。

三是专业滑坡型言论。这类言论较多地出现在涉外公共议题中。部分专家尽管是在自身的专业领域面向公众发言，但因个人立场过于强烈，以至于以个人愿望代替专业判断，导致其涉外议题预测的专业水准尽失，甚至屡屡屡错，不仅贻笑大方，也贻笑公众。

四是迎合诱导型言论。疫情肆虐期间，公众迫切希望借助相关领域专家的专业判断，保护自身生命健康、指导生产生活安排，降低疫情带来的冲击和风险。但是部分专家为了迎合风向，发表了一些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判断，或面向公众进行了不适当的药物推荐。这些专家言论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公众，也增加了

公众的不确定性风险。

从传播学角度看，上述四种类型的专家言论各有其症结，这才导致了专家不专。一是部分专家对言说对象的生存境况缺乏切实了解，导致其针对社会公共议题的发言脱离实际、凌空蹈虚；二是部分专家在面对权力或商业利益时，在自身职业管辖权上让步或妥协，导致专家作为知识权威与专业信源的社会声誉受损。

推动专家与社会公众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良性沟通，改善公共议题讨论的氛围

和质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专家群体作为社会的知识精英，在围绕社会公共议题发言时，应对言说对象的实际生存状况有切实的了解，在以学术关怀社会的同时，保有一份对社会、对公众的人文温情；二是谨守专业分际和学术中立意识，不做公权力或商业利益代言人；三是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善用社交媒体等传播平台；四是坚守自身的职业管辖权，面向公众发言时，不以让渡职业管辖权的方式进行利益变现或勾兑。

就作者个人观感而言，近年来一些专家言论的不靠谱程度是让人吃惊的。部分专家以一种俯视眼光，提出一些与现实格格不入、严重割裂的建议，最终沦为年轻人发泄不满的舆论稻草人，并不令人意外。这背后一方面是专家的专业成色不足，另一方面则是专家们与不同代际、阶层社会成员生存境况与现实认知的双重割裂。对此，我们还应想方设法弥合不同群体的认知裂痕，从而让社会讨论更有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博士、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研究员）